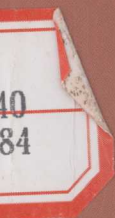




近现代 教育变革的强音

——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张绍春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491814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CS1642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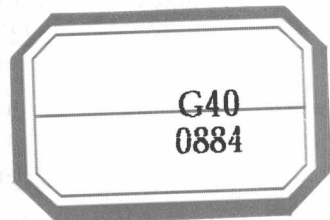
G40
0884



近现代 教育变革的强音

——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张绍春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师大图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现代教育变革的强音——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 张绍春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648 - 0491 - 6

I. ①近… II. ①张… III. ①马叙伦 (1885—1970) —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 - 09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1696 号

近现代教育变革的强音——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Jin-xiandai Jiaoyu Biange de Qiangyin

张绍春 著

◇组稿编辑: 刘苏华

◇责任编辑: 蒋旭东

◇责任校对: 何远翠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14. 25

◇字数: 218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491 - 6

◇定价: 30. 00 元



前言

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夷初,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早在清末,他就投身教育事业,致力于将中国教育由封建旧式教育变革为资产阶级民主新式教育。民国时期,他三次担任教育部次长,四次任教于北京大学,多次领导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致力于教育经费独立、高等教育改进等教育改革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和高等教育部第一任部长,致力于并实现了中国教育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社会主义人民教育的变革,成为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大变革,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变革的强音和催化剂。

马叙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学界已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可喜、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一,生平研究方面,公开发表了39篇论文(其中内地38篇,台湾1篇),出版了3部专著,分别是江渤的《马叙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卢礼阳的《马叙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和余丽芬的《正道上行——马叙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其二,语言文字学成就研究方面,公开发表了22篇论文(其中内地20篇,台湾2篇),另有1篇博士学位论文(《马叙伦“六书说”研究》)。其三,政治思想与活动研究方面,整理并出版了史料《马叙伦政论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出版了专著《马叙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马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公开发表了10篇论文,还有1篇硕士学位论文《试析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前后马叙伦的政治思想》。其四,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方面,已公开发表了9篇文章,分别是《现代著名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马叙伦》、《马叙伦: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第一位教育部长马叙伦》、《马叙伦与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为新中国教育奠基鞠躬尽瘁——纪念马叙伦逝世30周

年》、《马叙伦与五四运动后浙江教育界的派系之争》、《马叙伦与教育特税督办公署》、《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界的派系之争——以马叙伦的经历为线索的考察》；还有1本博士学位论文与专著——林辉锋的《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该书对民国时期马叙伦所经历的教育界派系纷争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五，书法艺术及其他研究方面，整理并出版了《马叙伦书法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发表了10多篇研究论文。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年来马叙伦研究侧重于生平研究、语言文字学成就研究和政治思想与活动研究这三个方面，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还没有成为研究重点。

上述研究为马叙伦研究走向深入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要看到，已有研究还存在着薄弱环节，尤为突出的是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还很薄弱，具体表现在：其一，相关研究数量还较少。其二，已有研究侧重于教育实践研究，教育思想研究还是软肋。马叙伦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就研究得甚少，新中国时期的教育思想研究得也不多。其三，已有的相关研究还不成系统。缺乏从早年到晚年、从教育实践到教育思想、再从教育思想到教育实践、史论相结合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将其教育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其四，马叙伦教育史料还没有得到系统整理。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现在基本上都能找到他们的教育文集或文选，而偏偏就找不到马叙伦的教育文集或文选，这不能不是教育史研究的一大缺陷。以上这些也完全可以说是目前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开展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学术价值方面，此项研究能使人们对马叙伦一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透彻的了解，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和揭示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内在规律，有助于拓宽和深化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现实意义方面，马叙伦教育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这位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无疑有助于总结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有助于探索和把握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本书的研究目标是，梳理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脉络，解析马叙伦教育理论体系，发掘马叙伦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书的研究内容包括：晚清时期马叙伦的教育实践，晚清时期马叙伦

的教育思想，民国时期马叙伦的教育实践，民国时期马叙伦的教育思想，新中国时期马叙伦的教育实践，新中国时期马叙伦的教育思想，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理论渊源，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大量搜集和运用了原始史料，如晚清时期马叙伦发表的论文《女子教育平议》、《儿童教育平议》、《古希腊两大教育家列传》、《政教分合论》、《教育庸议》、《上袁提学请立古学讲肄会书》，民国时期马叙伦的《马彞初整顿教育之意见》、《高等教育如何改进》、《中小学教师应当注意中国文字的研究》，新中国时期马叙伦的《关于政务院公布改革学制的决定的谈话》、《三年来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关于目前高等学校改革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发言》、《五年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的闭幕词》、《献给人民小学教师》、《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认清前途树立专业思想》、《文字必须进行改革》、《为政府接办辅仁大学事 马叙伦部长发表书面谈话》、《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的开幕词》等文章与讲话，这些史料基本上是学界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其二，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马叙伦一生的教育实践。其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叙伦教育思想体系。其四，探讨了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理论渊源、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时期马叙伦的教育实践	(001)
一、早年所受教育	(001)
二、办《新世界学报》，宣传新式教育	(014)
三、执教江山县立中学堂	(023)
四、执教两广师范学堂和两广方言学堂	(025)
五、执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028)
第二章 晚清时期马叙伦的教育思想	(032)
一、女子教育思想	(032)
二、儿童教育思想	(038)
三、政教分合思想	(041)
四、国学教育思想	(044)
第三章 民国时期马叙伦的教育实践	(048)
一、在北京教育界崭露头角	(048)
二、投身浙江教育行政	(066)
三、两次担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	(074)
四、三回北大任教与督办教育特税事宜	(089)
五、担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	(104)
六、四回北大任教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111)
第四章 民国时期马叙伦的教育思想	(117)
一、整顿教育十一条	(117)
二、对教育宗旨的论述	(121)
三、高等教育改进思想	(126)
第五章 新中国时期马叙伦的人民教育实践	(132)
一、主持制定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政策	(132)
二、接办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	(142)

三、解决学生健康问题	(155)
四、建设性地调整院系	(160)
第六章 新中国时期马叙伦的人民教育思想	(166)
一、学制改革思想	(166)
二、工农教育思想	(168)
三、高等教育思想	(172)
四、中等教育思想	(173)
五、初等教育思想	(177)
六、师范教育思想	(179)
七、民族教育思想	(180)
第七章 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理论渊源	(183)
一、西方教育理论与政治理论	(183)
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	(186)
三、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	(187)
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89)
第八章 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	(195)
一、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历史作用	(195)
二、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现实启示	(200)
参考文献	(204)
后记	(220)

第一章 晚清时期马叙伦的教育实践

从 1885 年马叙伦出生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一段时间是马叙伦的早年时期，也是腐朽顽固的清政府走向覆灭的时期，还是中国教育由封建旧式教育向深受西方影响的新式教育过渡的时期。马叙伦在这一时期不仅接受了旧式教育，而且接受了新式教育，两种教育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接受新式教育之后，他即投身教育，献身教育，从此矢志不渝。

一、早年所受教育

（一）启蒙于旧式教育

马叙伦，小名履官，字彝初、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年号石屋老人，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4 月 27 日出生在杭州府下羊市街金刚寺巷口一所古老宅子里，是家中的长子。

马叙伦的祖籍是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东胜武乡车家弄。追溯家族历史，他家可谓士农工商一应俱全，经历了几次变迁。他的高祖马应凤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起初他家还是农民家庭。之后，他的曾祖马秀明离开家乡到杭州学做鞋子，成为一名鞋匠，他家便转变为手工业者家庭。马秀明很快又摇身一变，在横河桥开了一家名为“步云斋”的商店，他家也就变成了商人家庭。他的祖父马文华从小就刻苦读书，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一路扶摇直上，于 1859 年（咸丰九年）考上进士，官授吏部文选司主事，连续做了二十几年的京官。因此，到他祖父时，他的家庭变为书香门第、士大夫家庭了。他的父亲马琛书（字献书）也是一位读书人，写得一手好书法，却始终没有得志，只做了一名县学生员。他的母亲一家也是书香门第，外祖父邹在衡是红亭诗社成员，官至县典史，著有《问桃花馆诗集》；外祖母汪愬（又名竹斐）著有《竹斐夫人遗墨》。尽管在马叙伦出生之前，他的祖父已经去世，家道已经衰落，但他的家庭却有

着优越的家庭教育环境，这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所不具备的，这对马叙伦的成长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马家对于马叙伦的出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马叙伦小小年纪早早地就接受了旧式教育。1889年春天，马叙伦还没满4岁，他的父亲马琛书就将上一年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俗称解元）王会澧请至家里，为马叙伦破蒙。破蒙仪式很庄重，多年后马叙伦仍清楚地记得：

我的父亲自然也穿着礼服，先请王先生拜孔夫子，随后自己也拜，随后便叫我拜。我拜得真神气，王先生称赞了一番，父亲便向王先生行托付礼，彼此互拜了一回，随后父亲叫我拜老师。

破蒙开始了，撤了香炉烛台，摆上朱笔砚台。一本罗泽南的《小学韵语》，是浙江官书局刻的大板，官堆纸印得雪白，铺在桌子左边。一个绿色花绸子做的书包，是四方的绸子，把三面向里搭起，再缝住了，便成了袋子，一面不摺的角上，用黑色绸子挖了一个“如意”，镶在上面，又安上一条红布带子。书包里面放着一块木板，大小和书包差不多，板的一面，四边刻着古式花样，无非“双鱼吉庆”、“笔锭如意”一类，中间直刻四个大字，如“福缘善庆”一类，这块木板的用意怎样？或者是古代的“页”，为儿童学书用的（一般用的是板上用白缮粉涂着，可以写字）；或者不过为书包质软，借此衬得硬些，以便儿童装书。

王先生当然衣冠端正，俨然人师地坐在上首，我就坐在左边。王先生指着《小学韵语》开首四句：“小学之道，海尔童蒙（这句或者有些错误，记不真了）。蒙以养正，是曰圣功”^①，叫我随他的声音念。教不到三遍，我就自己会念了。我的父亲自然笑开了脸，王先生也向父亲叫“恭喜”。^②

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马叙伦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很典型的旧式启蒙教

① 《小学韵语》开首四句应为：“教人之道，首重发蒙。蒙以养正，是曰圣功”。马叙伦确实记错了第一句。

②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2~3页。

育。当时中国的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充斥着儒家的伦理道德。破蒙之后，马叙伦的父亲马琛书亲自教儿子读完了这本童蒙教材——《小学韵语》。该书是湘军重要人物罗泽南根据朱熹所写《小学》的内容缩编而成的，四字一句，四句一换韵，说理举证相辅相成，专门用于儿童启蒙学习。罗泽南编写该书的目的是宣扬程朱理学，“正天下之学术”、“正人心”和“削平祸乱”。该书以孟子的性善论为理论基础，充斥着封建伦理纲常，认为“人之初生，至善者性”，人天生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就是它们的四个方面，应通过教育将这四个方面“扩而充之”，以便儿童“长其良能，充其良知”，并强调“君尊臣卑，万世之纲”。^① 在教这本书的同时，马琛书还教儿子练习书法，这为马叙伦成为名震一时的书法家奠定了基础。在旧式教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年幼的马叙伦怀抱的理想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功名和尽忠报国。正如他自己所说：“况且我总算生长在‘仕宦之家’，幼年晓得文天祥是个状元宰相，尽忠报国的人，很羡慕他，所以也想中状元、做宰相。”^②

在这之后，马叙伦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进入私塾读书。在腐朽顽固的清政府统治之下，中国的教育非常落后。洋务运动期间，新式学堂才开始在中国出现。但到19世纪90年代初，全国也只有二三十所新式学堂，浙江省则还没有新式学堂，教育机构大多是私塾。私塾主要包括如下三类：一是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二是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三是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办起来的义塾。马叙伦先是读了几年家塾，学习《大学》等儒家经典。由于家境每况愈下，此后马叙伦就只能到塾师办的教馆中去读书，这种私塾往往“学生十几个人，聚在一间小屋子里，真是一阵一阵老鸦叫个不休”。^③

这些旧式教育很不规范，规模小，教育方式陈腐，教育内容与时代严重脱节，维系的仍是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统治秩序，既缺乏科学知识，又缺乏民主意识，用这种旧式教育是无法根治中国文化落后和国民素质低下的弊病的。当时中国社会上仍盛行着封建迷信和陋习，而旧式教育却对之

① 罗泽南：《小学韵语》，张河、牧之编《中国古代蒙书集锦》，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21~29页。

②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41页。

③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2~3页。

习以为常，彼此相安无事。马叙伦家的一场变故就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方面的情况。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马叙伦的祖母病逝。仅过三个月，十二月（1895年1月），马叙伦的父亲马琛书也因病去世。让现在的人难以置信的是，此二人病故一年多竟没有下葬，其棺木一直停放在家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冬天（1896年初）才下葬。^①像这样的人去世后不及时安葬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还比较普遍，这种久葬的陋习之所以盛行，关键在于那时国民素质低下，尤其是封建意识充斥着、控制着人们的头脑，而中国的旧式教育却还在纵容人们迷信与盲从。因此，要想依靠旧式教育来扫除封建陋习是不可能的，只能寄希望于发展新式教育。这正是马叙伦转向新式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社会背景。将那时的社会风俗与现在相对照，会发现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风俗了，这恰恰反映出中国人的整体文化素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这与发展新式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光绪二十一年冬天（1896年初），马家为马叙伦的祖母和父亲举行了安葬仪式。马叙伦父亲的生前好友汤颐琐从苏州赶来参加葬礼。汤颐琐是当时有名的学者，是清末大儒俞樾的学生，赋诗著文均很出色。看见马家窘迫的家境和马叙伦聪颖的天资，汤颐琐主动向马母提出：由他来教马叙伦。马叙伦的母亲重视子女的教育丝毫不弱于马叙伦的父亲，在家庭遭遇如此大的变故之后，她仍要马叙伦好好地读书，正如马叙伦所说：“我的母亲呢，偏偏要从她老十个指头底下养活我们的生命，还要叫我承继祖父的‘书香’，并且对我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你爸爸争争气。’”^②她千方百计地养育子女，常常白天做鞋，晚上做锡箔纸钱，有空时也做些刺绣等活计来换钱。那时，马叙伦白天到老师处读书，晚上就帮着母亲折叠锡箔，一个晚上母子能折几千只。他还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织带。汤颐琐愿教马叙伦，马母自然是求之不得。别人都担心马叙伦年幼远离家庭可能不好，马母却对他们说：“不是我不爱他，只要爱在心

① 马叙伦著，马龙瑞等译：《先母事迹》（译文第二稿），马叙伦纪念馆，<http://cn.netor.com/a/maxulun/xmss.htm>。

②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4页。

里罢了，读书是孩子的大事，何况有可靠的老师可托啊！”^①实践证明，重视子女教育的贫寒人家常常能造就出类拔萃的人才。

之后，马叙伦跟随汤颐琐去了苏州。不久，汤颐琐到温州教书，请了一位中医来教马叙伦。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这位医生很会教书。每天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之前，他教马叙伦与另一位少年读新书，温旧书，新旧书都能够背诵得熟了，再替他们讲解，还叫他们练书法，最后“对课”。尽管教学内容依旧，但教学方式却让马叙伦易于接受。他后来回忆说：“我们也觉得这个先生真奇怪，尤其是我，向来一窍不通，一忽儿觉得读书很有意思。”^②三个月后，马叙伦跟着汤颐琐全家迁到了温州。汤颐琐由于应酬太多，每晚归来时，已是“鱼更再鸣”，就没工夫教马叙伦，只好叫马叙伦每天读《诗经》和《书经》。这使马叙伦“觉得咯哩咯嗒，读都读不上口，哪里还记得上心，了解更谈不上。但是三五日里，汤先生要我背诵一回，我真叫苦了，因为真是背诵不上几句”。^③尽管是名师，但汤颐琐的教学效果远不如那位默默无闻的医生。

在马叙伦离家一年多后，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左右），他的叔叔将他带回了杭州。他的母亲请了一位张先生教他和他的两个弟弟读书。功课和苏州时一样，他依然得不到读书的味道。不到一年的时间，马家就又因贫困而请不起先生了。马母所穿的棉袄补了又补，有的地方还露出麻线来。马叙伦只得进入“宗文义塾”读书。

宗文义塾是1806年（嘉庆十一年）由杭州城的士绅募集社会捐款而创办起来的，生源为“名门旧族子弟贫不能从学而才可造就者”，学生只需自带衣被，膳食及笔、墨、书籍等学习用品由义塾免费提供，学习内容主要为四书五经。义塾设正、副塾正，主持一切塾务。义塾师生进退，均由塾正决定。学生经人推荐，先行登记，等到有缺额时入塾学习。根据他们的学识水平由高到低分别编在“仁”、“义”、“礼”、“智”、“信”五斋学习。每斋10名学生，师生11人都在一起吃饭。塾正人选与塾内重大事

① 马叙伦：《先母事述》，1945年，手稿，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藏//马叙伦著，马龙瑞等译：《先母事述》（译文第二稿），马叙伦纪念馆，<http://cn.netor.com/a/maxulun/xmss.htm>。

②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5页。

③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6页。

务，由管理义塾的绅士主持，与官府联系也由其负责。^①马叙伦当时进的是当中的“智斋”，属于学识水平较低的书斋，老师是胡诵清先生。马叙伦后来回忆说：“那时一斋里的学生，程度高的文章满篇，低的还只是背诵对课，我当然在低的方面，但是我却私下向同学里的会做诗的学做五言‘试帖诗’（试帖诗也是应考试用的），自然做不成功，我也觉不得读书的味道。”^②马叙伦晚年批判武训时也曾谈到这段经历：

我就曾经进过武训式的义塾——杭州私立宗文中学的前身叫做宗文义塾。倡办这义塾的人，不是像武训那样的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用的方法也不是行乞而是敲梆挨家劝捐，终于把这个义塾办起来了。我那时正因为没有钱念书而失学，有了这个义塾后又能够念起书来，所以一提到武训行乞兴学我就联想到那个宗文义塾而容易起同情之感。

我现在回想到宗文义塾从开办起到我在那里念书的时候，已经有百年来了，的确造出了成千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秀才等于现在的中学毕业，举人等于大学毕业，进士等于现在美国式的硕士，翰林就是博士了），那没有进学（那时叫中秀才为“进学”）的知识分子更多了。还有一个姓冯的是个探花（“探花”是那时皇帝亲自在进士复试中取中的第三名），它后来在太平天国革命军进入杭州的时候，还替清朝殉节而死。……我还可以保证说：宗文义塾的学生百分之百是小资产阶级的贫寒子弟（那时女儿们当然不能上学的），没有一个工农的子弟。那末，这种学校，这种教育，完全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绝对没有关系。严格地说：它那里毕业出来的，百分之九十九，不论做官或者教书、经商、或做其他事业，都是直接间接剥削人民大众，不会或很少很少会意识到推倒统治阶级给人民大众翻身的。就如我，在宗文义塾是没有毕业（那时毕业就是“进学”）就离开了的，假使我在那里毕业，我可保证我能够在清朝取得一官半职，

① 杭州市教育委员会编纂：《杭州教育志（1028—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6～128页，第656～668页。

②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6页。

或者更能发达，总之，只替统治阶级效劳，甚至从名教纲常的教育底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还会像姓冯的一样给它殉节而死（宗文义塾学生中只有我和杨文栋、顾乃斌参加了辛亥革命，但都没有在那里毕业）。^①

在宗文义塾读书的一年时间里，马叙伦住在塾里，但身体状况却变差了。他的母亲为此很担心，就叫他离开了义塾，搬回了家里居住，在同巷的李家先后跟了两位私塾先生读书。他已能了解《论语》和《孟子》的文法，并开始学做八股文，可是只做到起股，就不懂往下怎样做了。^②

总之，旧式教育内容枯燥乏味，方式方法呆板，严重与现实生活脱节，严重与时代错位，已很难激起包括马叙伦在内的广大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无法应对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无法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有力武器。

（二）进入养正书塾，接受新式教育

日渐厌倦旧式教育之时，1899年夏天，14岁的马叙伦听说杭州办了一个外国学堂样子的教育机构——“养正书塾”，父亲的一位盟友宋澄之（与汤颐琐都是俞樾的学生）也在里面执教，便向母亲提出要进这所学堂，得到了母亲的同意。这一举动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为他走向日后成为教育家奠定了基础。

养正书塾是杭州知府林启创办起来的。林启一生最突出的政绩就是兴办教育。在杭州知府任内，他创办了三所新式学校，分别是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和养正书塾（杭州第四中学和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从而在浙江省开创了举办省立大学、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的先河。1897年，圆通寺僧人不守清规，与附近妇女私通，败坏社会风化，引起群众公愤，林启将僧人驱逐出去，将寺院停办、没收。1899年，林启在圆通寺创办了养正书塾，聘杨文莹（字雪渔）为总理（校长）。

正如马叙伦所说，求是书院、养正书塾“这种书院、书塾都是不中不

① 马叙伦：《我过去表扬过“武训”的自我检讨》，《人民教育》，1951年，第7期，第17～18页。

②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7～8页。

外不今不古，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养正书塾的程度，可以说是现在的初二三年到高中的混合体”。^① 它们既与中国旧式教育有着明显的不同，又有着一些相同之处。尽管林启要办的是新式教育，但在名称上，又不得不使用“养正”、“书塾”这类很传统的称呼。当时正值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际，保守顽固势力猖獗，清政府严令各省停办各类新式学堂，林启只得以办“书塾”的名义来办学。校名取自《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一句。养正书塾实际上是一所中等学校，学制5年，学额60名，采用班级教学形式，开设的课程有国文、小学、经学、修身、算术、历史、地理、物理、英文、音乐、体操等（起初没有体操）。比马叙伦晚几年进该校的骆憬甫证实了马叙伦的说法。他说：“学堂生活，和家塾完全不同了。……起居、读书，和书院相像；按班上课、按时作息，和学校相似。书院自由研究，朔望考试；学堂按部就班，上堂听课，考试分年、期（半年）、月，不依朔望。我们换了生活环境，感到处处新奇”。“校舍是寺屋改用，不很合适。我们读书的房子，称为‘斋舍’，是特建的中式平房，有四进，有长廊相联系，每进并排四间房，当中隔断，分为八间。每间摆四张双屉桌、四张骨牌凳，四个书架，可供四个人坐。长廊尽头，有一幢西式中造的东洋式洋楼，是我们的宿舍，每间大约是八铺，其他还有膳厅、教员宿舍、操场、教室（那时称讲堂）、办公室、厨房等等。没有校园，非常枯燥，操场在对街，离校约二百步。那时杭城没有电灯，斋舍里各人自备菜油灯盏，铜的、锡的、瓦的（即陶器），形形色色都有，菜油灯草自备。宿舍里是挂的玻璃西瓜式菜油灯，油由校中公备公用，大约每四人合一盏。茶壶茶叶自备，有工友来冲开水。脸水倒是公备的，在膳厅里，装有土制自来水管。作息信号，是打磬子的（这是废物利用，是和尚寺的旧物）。我们除上讲堂听讲、上操场体操像学堂生活外，其自修时间，仿佛和住书院一般。有烟癖的，水烟、旱烟、香烟准吸不禁止，只是上课归寝时禁止。衣服是长袍短褂大衫都有，没有制服，唯体操时，另有操衣操裤操帽，平时不穿。”^② 对比各类教育机关，养正书塾确实是“不中不外

①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8页。

② 骆憬甫：《浮生手记（1886—1954）：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49页。注：骆憬甫在回忆养正书塾头班高材生时将马叙伦错当作马寅初。

不今不古”，保留了不少封建残余。可想而知，校内新教育与旧教育的冲突必然激烈，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对立必然尖锐。

由于新式教育更易激发人的潜能，加之马叙伦天资聪颖，进养正书塾后，学业大为长进，很快就脱颖而出。刚进书塾时，校内有二班、三班、四班3个年级，二班文化程度最高，四班文化程度最低，四班又分为老四班和新四班，新四班又要比老四班低一些。马叙伦刚进书塾时文化程度较低，还不懂做策论文，理所当然地被编入了新四班。仅半年时间，他的策论就做得出类拔萃了，在连续七个星期的作文考试中，他都考得了第一名。没到年终考试，他就直接升入了老四班。在老四班里不到两个月就参加了年终考试，他的成绩很优秀，尤其是国文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随即他飞快地升入了三班。^①

在三班，马叙伦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名师陈黻宸的指导。纵观马叙伦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非陈黻宸莫属。从1900年师从陈黻宸到1917年陈黻宸去世，马叙伦追随这位恩师达18年之久。

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晚年改名芾，浙江温州瑞安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清末民初被誉为“浙江大儒”、“史学巨子”，与好友陈虬、宋恕一并被世人称为“浙东三杰”、“东瓯三先生”。先后在温州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青山书院、三溪书院、乐群书院、乐清梅溪书院、上海速成学堂、时务学堂、杭州养正书塾、京师大学堂、浙江公学、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两广方言学堂、北京大学等教育机构任教，著有《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诸子通议》等著作及文章，可谓经纶满腹，才识过人。

陈黻宸当时被聘为养正书塾总教习，教授历史课程。他的穿着很朴素，以至于刚给马叙伦这一班少年上课时，学生们误以为他是乡下老先生。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位老师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哲学、文学和史学。正如马叙伦所说：“先生于学虽无所不窥，然亦宿于性理、文章、经制。治性理宗陆九渊、王守仁，以为人致不为私欲所蔽之心，自应万物而曲当；苟求于外，则支离而无归。言文章称司马迁，以为能樵写真实，自出机杼。经制则自治史始，谓不通史学，则于民生习俗之故、世运变迁之

①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8页。